

# 年俗里藏着乡愁与家国



在编者的记忆中，对家乡的记忆常常于春节里，与乡邻一起观看踩高跷，牵着父亲的手挤在人群中看花灯等等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回忆起来，这些活动中承载着我们和亲人在一起的生活，承载着我们自己的儿时记忆，成为我们一生魂牵梦绕的乡愁。

2020年10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潮州考察时指出，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，积极培养传承人，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。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节庆，春节无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活态呈现。

也因为春节这样的习俗，一个家庭一个民族才拥有了共同的记忆。而现代人恰恰需要这样的记忆以滋养、厚植家国情怀；以在现代化的滚滚车轮中，在全球化、城市化、工业化的浪潮中守住自己的根。

当代中国作为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，也只有在百姓日常的烟火生活中，民族文化血脉也才得以延续。

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，不妨让时间慢下来，带着孩子去包饺子看花灯吃元宵，去精心地传递节日祝福，引导孩子们认知传统、品味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，感受团圆喜庆的节日氛围。

——编者



日前，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举办第十七届立春文化节，人们在古观象台“鞭打春牛”、喜乐游园，迎接新春的到来。本报记者 贾宁 摄

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白庚胜

## 在春节习俗中，传承中国人的精气神儿

本报记者 朱英杰

你记忆中的年味儿是怎样的？春节将至，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的自己又是如何跟随长辈们学习过年习俗的？

“小时候，春节前后的那段时光，我总是跟在母亲身后感悟民俗风情。例如，在腊月二十四，我们纳西人必须要做好三件事：首先，要做好个人卫生，不能穿脏衣服进屋子。再者，要到山上摘一颗细长且带松针的松树枝桠，用作打扫工具；同时，还要在房屋前后‘填土’，将过去一年来房子周围被动物们啃噬出来的洞穴覆盖。”在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长白庚胜的记忆深处，“年的味道”饱含着母亲勤劳的身影、老百姓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、中国人骨子里对“神灵”的尊重与敬畏。

“单就腊月二十四这一天里，我们必须完成的几件简单习俗中，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背后饱含着的教化意义。例如，我们会选择松树用作打扫工具，原因在于，中国人对‘正直’‘挺拔’的向往；我们选择打扫干净自己和住所，在于中国人对‘整洁’‘勤劳’的追求。”

在白庚胜看来，正是每年春节前后的这些“仪式感”，让自己学习了如何为人处事，更促使自己形成了对时间更替轮换的敬畏之心。“这些习俗，带领我们从时间、空间的不同维度出发，为新一年的到来做好准备。它极具象征意义，促使我们以焕然一新的面貌面对新生活。”

时间流转飞逝，今天，生活质量的飞速提高，信息科技的快速普及是否意味着曾经的节日习俗已经“落伍”？要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？

白庚胜没有直接回应记者的提问，却转而向记者介绍了这些习俗背后的“中国人的精神故事”——“为什么老百姓在腊月二十四要这样做？因为在民间这一天是被视为送‘灶王爷’的，而灶王爷要上天去帮助人们给玉皇大帝报平安。故老百姓要干净整洁地送这位饱含人间烟火的‘神灵’上天报信，而后再在除夕那天，将带着玉皇大帝保佑与祝福的灶王爷接回来。”

时代和认知的确已然转变，但中国传统文化背后所蕴藏的教化意义不能被遗忘。“今天看来，这些灶王爷、玉皇大帝的事迹都是迷信的。但就是这样的价值逻辑影响了我们中华儿女几千年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其背后蕴藏了中国人勤恳、努力，对美好生活向往，对自然敬畏的真诚特质。不管时光如何流转，年俗背后的这种精神仍需要大力弘扬。”白庚胜语重心长地说。

“现在很多老百姓都住在高楼里。每天都在‘过节’，每天都穿着新衣，不用‘填土’，也不用等着某一天才能去打理自己。时代变了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。但过往的那些习俗，无论是作为乡愁记忆，还是作为我们的精神供给都不应该被遗忘。”新时代新民俗。我们应该在创新中继承，在继承中创新。

采访临近结束时，白庚胜铿锵有力地讲道：“‘固步自封’或‘数典忘祖’这两种表现我们都要避免。要引领青年一代、老百姓以宽广的胸怀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。在对节日习俗的温习中，领悟先辈们的智慧，如对时节的精准把握、对生活生命轮转逻辑的尊重，等等。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传承下去、发扬出去，这是我们的使命，也是我们的责任。”

咱们中国人常挂在口中的话是“做人”，从“生物人”成长为“文化人”或“社会人”。用来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夫子的话说，人首先要有个“做人底样子”。这个“样子”便是“洒扫、应对、进退之节，爱亲、敬长、隆师、亲友之道”。可见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或“小学”教育，是一种生活方式、行为习惯的教育、实践与养成。文化不仅仅是思想观念、价值系统、知识系统，更是规则以及生活本身。

传统家教是从基本礼仪的习得开始的，因为礼仪体现了人伦秩序，是文明对待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准则与样式。

传统社会里，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，也是传统礼仪密集呈现的时节。春节的时段很长，从小年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元宵节。整个春节期间都有一种不同平常的隆重、喜庆的氛围。

南方的“小年”是腊月二十四。这一天相当于春节的序曲，晚上要祭拜灶神，并有一顿比较丰盛的晚餐。我老家赣北那一带，普遍流行一种很奇怪的说法，叫“打崽厘子过年”。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们并没有在这一天真正挨过打，但家中大人却少不了一种做派。通常是在上午的时间里，家里最大的大人爷爷会把我们兄妹几个叫到厅堂站定，在八仙桌上捧几下手巾的竹板或竹枝，很严肃地对我们说：从今天起就是过年了，你们几个不能再疯了，要持重、谨慎、懂规矩、爱干净；要说吉利的话，不能说吉利的话（大抵属于传统礼俗中语言禁忌之类的规定）；敬神祭祖要恭敬，不能嬉闹；见人、走亲戚拜年要有礼貌……长大后才明白过来，这应该

离开家乡，在外面闯荡。但每到过年，总是心焦慌地往家奔。家里有爸爸妈妈，有熟知的年味。

2010年，大年三十我冒雪赶回老家。一进家门，母亲手里拿着正在包的饺子从厨房出来，高兴地说：先歇歇，一会儿咱就吃饺子。有肉馅的、有素馅的。我走进厨房一看，案板上的饺子成排成行，队列等候着新年的检阅。饺子本来都是年夜饭，但盼儿归来的老母亲，中午就让儿子、儿媳吃她亲手包的饺子。吃着饺子，我记起小时候我们过年吃的饺子是“红萝卜、白萝卜，再加一点油渣”的那种馅，好久没吃过了，很怀念。母亲笑了，说那时大家都穷，买不起肉，也买不到那么多肉，只能买一些肥肉，炸完油后，再把剩下的“肉渣”和白萝卜、红萝卜混到一起做饺子馅。哪有现在这样的好条件，羊肉、猪肉、牛肉，想吃啥，就有啥。这些年，政府也不知道啥的啥魔法，从哪里冒出来那么多钱，家家日子都红火，比过去咱村的地主老财的日子还好！

初一一大早，老母亲又起床做饭。我们老家风俗，大年初一早上这顿饭非同寻常，要吃

每个人的春节里都有一些铭心刻骨的记忆，那些欢喜的味道或者淡淡的惆怅，总在相同的福字、鞭炮、春晚的背景下，让每个人的岁月留下特别的痕迹。

我最早的春节记忆是爷爷家和姥姥家。到爷爷家拜年的时候，爷爷给我的压岁钱总是比别家多。因为爸爸那一辈就是五个男孩和一个女孩，我们这一辈里堂兄堂弟六七十个，又是我一个女孩，所以爷爷奶奶一反旧例地重女轻男。老照片里都是爸爸叔叔们一溜儿站在后排，姑姑花枝招展地陪爷爷奶奶前排坐着；到我这一辈过年，又是拿着双份压岁钱的我穿着大花棉袄坐在爷爷怀里。这种专宠地位让我很是有些特权。最深的记忆就是大年三十晚上出去放烟花鞭炮，比我大四岁的堂哥只要不留神吓着我了，就得挨爷爷的鸡毛掸子把儿。奶奶是上海人，所以年夜饭里有八宝饭，暖气片上总有盖着棉被的家做酒酿，整个年过得都是甜滋滋的味道。

我是在姥姥家长大的，姥姥是旗人，过年的景象和爷爷家有极大的不同。奶奶和婶婶教我包圆子的小糯米皮包黑芝麻馅儿的汤圆，用虎口一点点儿拢了口儿，还不能太厚。可姥姥是用大筐箩摇元宵，那些豆沙馅儿、枣泥馅儿、白糖桂花馅儿切得方不方圆不圆的，都扔在江米粉里摇啊摇，像冬天在院子里滚雪球一样。一家子嘻嘻哈哈围在一起摇元宵，煮出来一大锅白白胖胖的汤圆，装元宵的碗还比装汤圆的碗大一号。

## 年俗背后的深意

王东林

属于传统家庭的“庭训”，是年节前家庭教育的重要课程，而且每年重复一次。有了这样的庭训开篇，我们这些小孩子们果然会生起一种敬畏意识，从语言到行为都要检点多了。

腊月二十四这一天起，家里便忙碌起来，大人采买年货，做各种吃食；我们这些稍大的孩子，每天都要将房屋的大厅、房间以及前场后院打扫干净，把家具、茶具、灯具擦干净，把书本用物等整理整齐，以喜悦的心情等待年日的到来。

除夕日是春节最隆重的典礼。我想，除夕的主题词应该是“团圆”。除夕子时之交，是一年“圆”的圆满，也是新一年“圆”的开始，因而一家人也必须以“圆”的姿态团团而坐，吃团圆饭，一起除旧迎新。全家团聚，一个也不能少。咱们中国人不管分散到哪里，家始终是自己的“圆心”，每逢春节，都要千里迢迢往回赶，于是便有了当代“中国春运”这般特殊景象。

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，题为《春节团圆的文化深处》。笔者认为：正是这一次次的大团圆，不断地强化了每个人所归属的“群”的文化认同。一座祠堂，让一个姓族、一个村落的老老少少团聚在一起；故去的高曾祖父、列祖列宗和在

世的祖父母、父母，让一家人团聚在一起。血缘纽带维系了族亲的团结，然后逐渐外放，与地缘结合，而乡党，而国家，而天下。祖先崇拜、慎终追远、爱家爱国的传统与乡土情缘就这样一代代承继、接续。每一个参加仪式的人，都会逐渐意识到自己实在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。他知道自己“的所从来”。他有祖先的观念、家族的观念、伦理的观念、秩序的观念，明白自己的人生方向和责任。他会勉励自己和子弟做符合道德的事，做有价值的事，做光荣耀祖、造福乡邻、有利社会和国家的事业，决不违法乱纪，以致辱没父母、辱没祖先、辱没乡里、辱没国家。

正月里来大拜年。我小时候的拜年是走亲戚上门，不似现在发个微信了事。见到大人要行“合十礼”，很奇怪不是抱拳作揖，估计与礼佛的仪式有关。见到与爷爷同辈或更长的长辈，要行跪拜磕头大礼。长辈通常会在你一跪到地的瞬间将你扶起，说上几句祝福的话。

上门拜年应该是最能展示家教家风和小辈素养的时段。拜年行礼之后，主家奉茶、摆点心。大人们拉家常，兴高采烈，小孩子最是乏味，但是你必须要坐端正，不能瘫坐或摇腿，更不能随便插嘴。我

## 年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

杨建平

好了，日子才能好，人生才能好。说着这些，母亲忽然想起我那年在英国读博士的女儿，愣了一阵，感叹道：咱燕子可可怜啊，吃不上我包的饺子，你一会叫她视频，让娃看一眼，过过“眼瘾”，也算是一个年。

2012年12月，我女儿在英国生了孩子。春节前，母亲告诉我不要回来过年了，燕子有了孩子，你们去英国过年，让燕子也吃吃妈妈包的饺子，让她那重孙子也过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年，把咱的老传统传到英国、传给下一代。

我和母亲开玩笑，燕子吃到了妈妈的饺子，我却吃不上妈妈的饺子了。母亲笑着说，甘蔗哪有两头甜，妈妈的滋味你都吃了几十年了，你还是牺牲一次吧。

到了英国，我和妻子忙乎包饺子，一切按老家规矩，剁肉、拌馅、和面、擀皮、包饺子、煮

## 儿时的年，有种甜滋滋的味道

于丹

姥姥家过春节最隆重的仪式是包饺子，差不多从年三十上午就准备各种菜，到下午就开始剁馅儿和面，白菜馅儿韭菜馅儿茴香馅儿预备好几种。姨和舅舅兵乓乓剥素菜的时候，姥姥在干技术含量最高的活儿：把肥瘦相间的肉馅儿剁好以后，用打散的鸡蛋和葱姜水往一个方向使劲儿搅，搅上了劲儿搅稠了才能往里配素菜。开始擀饺子皮之时，也就是我和两个表妹合法捣乱的时候了，捏个兔子像小猪，捏个鸡崽儿根本没腿，反正案板上总有大大小小一堆不不像的疙瘩。后来，姥姥教我们往饺子皮儿里包糖块儿，有半透明的水果糖，也有裹着江米纸的高粱饴，说是谁咬着就一年甜甜蜜蜜。爸爸妈妈和舅舅总是天擦黑了才接二连三推着自行车回到家，这时就开始上凉菜下饺子了。不过，头锅饺子从来不能自个儿家吃上，我姥姥点完第二回水，拿大箬筐在锅周边一推，我和表妹就捧着黄底儿红牡丹花的搪瓷盘子等上了。饺子一滚开翻着肚皮漂上来，姥姥就一边儿盛一边儿念叨“快给你西屋叔叔西屋姨送过去”。我们家住着北房，西屋租给一对民警夫妇，带着俩虎

饺子、调汤汁，一边干一边给女儿女婿传身教，还特意包了一枚硬币在一个饺子里。

吃饺子时，妻子特别提醒说，那个鱼形的饺子里面有硬币，谁吃着这枚硬币谁发大财。结果，大家都没有吃到那枚硬币。到厨房一看才发现，那个饺子煮烂了，硬币躺在锅里呢。大家都哈哈大笑，这下就公平了，大家都发财，不搞那种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。

吃罢早餐，到客厅，妻子发红包。女儿女婿为我们准备了礼物。精美的包装上有女儿手书的文字和手绘的福字，我的那份是这样的题字：舞文弄墨、含饴逗孙、咔嚓镜头、画画心情——爸爸潇洒过年；妻子那份是这样的题字：没有爆竹声声、没有奔走颠簸、安安静静过年、稳稳当当幸福——妈妈春节快乐。

这时，我打开手机，一连串的鸟叫声，络绎不绝，上百条祝福短信哗哗倾泻而来。远在祖国的亲朋好友，繁花似锦的祝福，让人感激莫名的年的味道和年的幸福汹涌而至。

侄子生在00上呼叫我视频见面。看到重孙子穿着红衣服，兜里揣着红包，八十高龄的父母高兴得热泪盈眶。不厌其烦地交代我，多抱抱孩子，多拍些照片发回来，多给孩子讲讲中国过年的“讲究”！

（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）

型北方大肚儿饺子，捏的边儿好看，一圈圈儿摆着像极了整整齐齐的小肥猪儿。但是妈妈拿筷子挑馅、放筷子、捏饺子这过程，爸爸可能已经扔出去三四四个了，俩人每次嘻嘻哈哈挤兑对方是保留节目。

爸爸去世以后，春节包饺子的阵容变成了我们夫妇和妈妈，玩闹团捣乱的成了我的小女儿。我先生是陕西人，陕西天生属于用筷子的北派。我就教孩子用那柄磨得亮的长条小竹板儿，不然，她姥爷这一派就失传了。妈妈总开玩笑地说我们弄得像非遗一样，其实想想，每个家庭里都有自己的“非遗”吧，不管是千家万户的习惯，还是过节的仪式，家里的传承总有些特殊的烙印，不然，哪来的“姥姥味”和“妈妈味”呢！

今年是妈妈仙逝后我们家的第一个春节。回首间，依稀望见我穿着的大花袄坐在爷爷腿上，听见四合院里此起彼伏的炮仗声、欢笑声，舌尖上还萦绕着我姥爷调的饺子馅儿的特别香味儿，眼前分明看见我年轻的父母一个拿竹板、一个拿筷子嘻嘻哈哈的情景……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”。春节是个多么浓郁的时节，平日那些无意或者刻意掩去的烟云，在春节这片影夜里重新清晰起来，泛着让人恍惚的涟漪。

等孩子大学放寒假回来，我们一家人还是要包饺子。她姥爷调的馅儿、妈妈擀的皮儿、爸爸挤的饺子，都要和这个春节在一起。有仪式、有思念，才是中国人的春节。

（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、首都文化创新与传播工程研究院院长）